



壽齋遺稿地

息課錄

~16
2397
2



和 16
2397
3-2

壽齋遺稿卷之二目錄

恩課錄

詔 二首

擬 皇明賜宋濂靈芝甘露詔

擬 漢東巡泰山晨燎祭天封玉檢禪祭地于梁陰

詔

制 二首

擬 宋拜司馬光翰林學士制

擬 宋加拜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制

誥 一首



擬虞弗詢之謀勿庸誥

教二首

擬本朝求直言極諫教

擬燕築黃金臺教

露布一首

擬唐李愬雪夜破蔡州露布

殿策一首

規模策

執策一首

載籍策

義二首

詩上入執宮功義

易成性存存義

序二首

乙巳雅樂譜序

石鼓詩序

箴一首

民畧箴

銘一首

待賢門銘

壽齋遺稿卷之二目錄

壽齋遺稿卷之二

恩課錄

延安李崑秀星瑞 著

詔

擬

皇明賜宋濂靈芝甘露詔

課試○
癸卯

皇帝若曰漢武飲玉露之杯未沾詞臣之渴秦皇求
金光之草徒貽帝王之差是謂自天降康莫如與眾
同樂惟朕膺彼湖雲之瑞仗爾華山之仙榆葉千銅
特為玄貞子酒債湛露一席曾賦醉學士新歌顧今
芝露呈異之祥乃在笙鏞賁治之日紅羅之瑞日方
耀瓊漿與金膏而洋洋紫籙之慶雲初興瑤草傍玉



言有通利之矣三
圃而燁燁時際宋星之聚五幸得飲瀼而餐霞祥同
堯冀之占旬可作延年而益壽猗歟天休之滋至允
合君臣之同歡惟茲潛溪老生卽是神仙者類白雲
留一片之約野性采高丹綺裁百歲之衣朕賜不偶
曾與誠意伯獻頌金莖一杯每欲松喬輩拍肩靈草
三秀此實太和之元氣樂與卿等而共餐瑤漿吸來
何必瀛島之藥瓊草分與常近蓬萊之雲鶴馭癯容
恍若帶青霞之色龍門歸路何妨奏紫芝之歌孰不
曰上下壽考之徵足以驗天地氤氲之化靈春不老
可占萬年之昇平恩露芴流自臻四海之洋溢瓊筵

之靈丹分味絕勝山人之燒梨金盤之仙液均沾庶
免曼倩之竊飲茲賜卿以靈芝甘露卿其祇服寵貺
用答申休壽域春臺共享太平之樂玄圃紫洞可療
處士之飢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擬漢東巡泰山晨燎祭天封玉檢禪祭地于

梁陰詔

親試
丙午

皇帝若曰朕聞帝王之興必有封禪之禮軒宮奏清
角之曲檢玉泥金虞庭舉柴秩之禋祀天祭地登泰
山而蹈梁父凡往牒七十二君類上帝而配明堂而
殷禮三千餘載奚但前辟之盛節亦爲我家之良規

書齋遺稿卷三
鏤銀繩而紀功詞臣撰再清之頌掃白雲而將事聖
祖受萬歲之觴明王好謙非爲耀後而誇烈盛德封
泰蓋欲歸美而報崇朕以高皇九世孫爲大漢中興
主金刀綿曆重恢八百之基赤符膺祥方興四七之
運承祖宗之緒業周祚復昌迫臣民之謳歌漢儀重
覩林放不如矣初無盛烈巍勲天下已治歟安事東
巡西狩屬者虎賁之建議廼請龜書之演文赤劉值
九會之期盛典纔舉於合禘青石燦再累之牒故事
可繼於元封雖朕心謙讓不居顧休命對揚斯在於
是南宮講禮東都秩宗玉輅遠過携我雲臺之將金

匣虔執陟彼日觀之峰廼以吉日令辰告于圓丘方
澤明誠格上馨香叶柴燎之光盛服升中珩佩應磬
筦之奏明神來饗而降福羣僚顯相而頌功於戲地
厚天高豈菲德之昭假時清海晏願吾民之樂康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制

擬宋拜司馬光翰林學士制

親試。癸卯。

皇帝若曰學士所以備顧問古難其人宿儒宜使處
深嚴今屬之子蓋取九分人宿望特畀一條冰清銜
顧惟翰苑掌制誥之臣必須當世兼文學之士識非

閱博難副跋燭之親咨思或淹遲必稽掣鈴之急召
奚但上白玉之堂而倚金華之省俾榮其官蓋將侍
青瑣之班而煥黼黻之猷以輔台德辭語則明白古
雅必法乎周誥殷盤學術則淹博該通盡窺乎石室
金匱始愜禁林之極選不負昭代之鴻儒第今鸞掖
之臣只尚駢儷之體判花視草之列專襲揚劉之遺
規貫珠聯璧之才乃稱燕許之高手絲綸代撰莫非
篆刻之餘風組繪爲工遂作翰苑之故事此特一時
之制作亦非前代之規模房玄齡之密勿訐謨亦預
十八之榮選陸內相之贍富文雅未聞四六之專精

政須經術宿儒允合鑿坡重任何必雕飾小技方許
玉笋清班惟卿伊洛各儒山斗重望覃精袞鉞之史
筆硯藩墻潛心性理之工淵源道學巍闡進士高第
早擅華國之譽擢置侍從多年屢登虛心之席街童
走卒之皆誦爲世所推董生揚子之全才於今復見
奚止言語文字之迥出流輩抑亦論思獻納之必輔
朕躬茲授卿翰林學士克體殊知祇承新命經術措
諸事業蔚有可觀英華發爲詞章必多裨益威命遠
布於外國必謂天朝之有人德音播告於遐氓佇期
山東之扶杖從容文陛何但鄭僑潤色之工敷揚丹

綸贊成漢家深厚之體於戲許近清切之地俾盡啓沃之誠西清任雕蟲之才幾嘆畫葫之依樣東洛起卧龍之彥將見黃麻之似經故茲制示想宜知悉

擬宋加拜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制

課試

皇帝若曰賑災恤民乃國家之所重褒功懋賞寔王政之所先肆昔漢卜式之分財採荒擢諸班秩亦粵范益州之閔倉調急褒以璽書然惟數子之功只及一境之內豈若卿不拘職守之有別能恤隣邑之被災者哉乃者二路之極無實是前牒之罕有環汴河數千餘里盡入懷襄之中嗟生靈幾百萬人俱致流

散於外閭里蕩析不聞雞狗之聲老稚漂流將化魚鼈之食貽我乙丙之慮恫若在躬救彼庚癸之呼孰任其責賴有卿纔撤二府之台座廼作二路之福星按藩青維流民切就哺之望發倉紅腐至誠殫勞來之方得廣厦千餘間俾作庇身之所出官廩十萬斛以備餬口之資酒肉飯糗之出於誠五日爲式山林川澤之同其利萬命賴生奚但境外之民復蘇抑亦天下之吏觀法此誠無前之殊績宜有出常之寵章若使袞衣之還朝尚多飢民之缺望但令襜帷之章德猶非昭代之報功苟求曠古超今之榮莫如以外

兼內之職仍雄藩之舊貫庶慰饑殍之就依帶清朝之華銜應聳士女之瞻仰茲庸加拜卿禮部侍郎母替朕命益殫乃心東閣侈挿貂之榮實彰賑流離之績春官兼牧羊之任宜推接賓旅之規鴻臚理光祿之官莫嫌職事之各異藩鎮講廊廟之策抑有昔賢之攸行於戲棠社春陰長聞二天之頌葑屋夏雨何患兩地之災故茲制示想宜知悉

誥

擬虞弗詢之謀勿庸誥

親試甲辰。

帝若曰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翁受衆善以爲

度茲於格汝禹之日庸示詢于岳之方念嘉謨必貴僉詢故人辟罔或自聖王道不偏而不倚宜體三無私之心民情至愚而至神亦有七稽疑之訓謀及卿士卽哲后之懿規詢于芻蕘也先民之格語惟朕自側微以至爲帝而謀猷必取諸人執兩端而用中粗勉底乃績之要以一心而傳法敢墜稽于衆之謨嗟曆數爾方有歸惟勉戒予不多誥提耳之托甚摯縱有十六言相承元首之位克艱曷副億兆民願戴最於出謀發慮之際每思舍己從人之万人主莅萬幾之煩安能每事之盡善智者有千慮之失惟在衆議

之博咨法語能無從乎莫曰朕志之先定羣情大可見也宜念疑謀之勿成苟以一人之聰明不謀而獨斷竊恐庶務之酬應有乖於兼聽發言盈廷既羣情之博極遠猶辰告雖逆耳而必容無若丹朱苟勉明四而達四詢茲黃髮自見龜從而筮從於戲善者師而惡者亦師必循有衆謀減用而不減勿用惟斷在心故茲誥示想宜知悉

教

擬本朝求直言極諫教

親試。癸卯。

王若曰夏后拜昌克成從諫之美漢帝策士爰設求

言之科王多吉士則畢臻可致之禎祥朝有諍臣則大啓不諱之風采倘驗世道之隆替豈係言路之閉開肆昔明目達聰之朝率多犯顏批鱗之士郇模三十字極論可見廷臣之盡言賈生六太息條陳豈緣清朝之多闕從諫則聖興王之盛節斯存不匡其刑前代之成憲匪偶猗我六七聖作亦賴一二臣忠止輦虛襟允得求助之至意投匭納牖蔚有敢諫之名賢惟予以眇末姿叨艱大業夙夜圖理恒恐萬幾之或遺朝夕獻箴孰補一人之不逮顧無訑訑拒人之色未見蹇蹇匪躬之風臺閣諫書只傳懲討事故紙

廊廟長策不出文簿間常談今日則然明日則然習俗胡甚近臣如此遠臣如此時事可知臨軒發嘆徒歸應文之虛套繞壁不寐誰諒願治之苦心靜究舍默之至斯寔由導率之未盡雖在無事之日尚切詢咨之誠矧當遇災之時詎忽消弭之策災荒溢目那堪雲漢之焦憂芻蕘採言益望藥石之瞑眩咨爾百官庶士此何等時也亦未可言歟一堂都俞縱遜唐虞之至治三朝獻替何讓汲魏之愚忠指陳寡躬闕遺先盡補袞之責旁及官師得失亦有執藝之規言固善耶予當採用言不善也予豈罪尤翁受敷施方

恢轉環之量忠言直諫擬見折檻之風嗚呼此非遇咎而思言實恐無言而致咎四門洞闢詎容日邁而月征羣言畢陳何難朝奏而暮召亟副如渴之望毋孤轉災之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擬燕築黃金臺教

親試○丙午

王若曰虞帝顓俊先敷闢門之治殷宗求賢終得築巖之士是謂適子之館罔不得人者昌我國咏棠舊封卧薪新耻既有數千乘帶甲縱稱遼薊地形便嗟無一二臣同心不過秦代輩遊說蠶食之耻滋甚堪笑六國之連雞鳳鳴之祥不聞徒懷千里之止馬豪

僕靡不應者皆欲各爲其君天下何時定乎孰肯出而仕我况當楚丘營宮之日尤切秦州同袍之思在莒之痛忍忘政急得賢而共國拔茅之化倘闡何難小霸而大王豈曰無抱關擊柝之人予未盡執鞭擁篲之禮泣劔屠市定多抱玉之歌側席中宸未見若金之美矧爾易水漳河之士從古所稱安得管仲晏嬰者流舉國而聽於我渠渠夏屋云誰予子于旄朋從遠方何待高宮而廣園子有廷內政宜設席而肆筵於是雲中輸材長城攻石緣山測臬庸表四方之觀瞻累土成階備具三讓之規制登登然築蓋取周

靈臺之望氛于于而來奚比齊雪宮之獨樂乃以黃金萬鎰置之高臺九層吾且尊官何惜雙南之小寶肇錫嘉號將攬山東之羣英於戲白壁一雙青霞十丈願從郭先生爲始傳語諸侯客俱來結紫綬於華堂爭集擇木之鳥擔青簷於賓館言繫在谷之駒惟賢士願立之辰卽茲臺訪落之日設鍾鼓以待士皆彈冠母金玉爾音予則高枕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露布

擬唐李愬雪夜破蔡州露布

課試乙巳

伏以耀德不耀兵有征無戰平蜀又平夏雪耻除兇

周師揚出車之威一月三捷苗民格舞干之化七旬
兩階天心好生固舒慘之各適人情效順喜氛翳之
廓清破竹之辰掛縑以進伏惟皇帝陛下大唐天子
元和聖人代石燕封萬姓誦垂衣之治夏金周篚四
夷登執玉之庭遠而無白登之憂近則平朱泚之亂
王師政懋於養晦時非仗鉞秉旄邊釁每警於防秋
人猶閉關絕約痛矣賊臣元濟肆然大邦爲讐弄萑
蒲於潢池奚止漢單于梗化奮棘矜於淮蔡殆同周
密人不恭車衝屹屹之墉馬飲湯湯之水煙塵漲於
四野烽燧阻於三川荆濱阻三年之茅惟小醜何故

乃叛鄭河歎二矛之老嗟官軍亦旣云勞謂臣以西
平之兒畀臣以南仲之任於是慨然千百夫率長爰
暨一二臣同心赫赫厥聲濯濯厥靈上賴乃聖乃神
乃文乃武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下有我徒我御我旅
我師列校執螯而爭登三軍超乘而賈勇抱馬援襄
革之願誓當探虎穴卽窮奮祖生擊楫之思那堪聞
雞聲起舞爰驅貍貅之卒載臨鵝鴨之池念戎行不
厭乘宵而我往尚見雨雪紅旗搖六花之影闐眠羊
於秦關畫鼓動三更之聲報飛鳥於楚幕蒼茫沙磧
之氣不覺鐵衣之透寒縱橫斗牛之間但聞風鐸之

傳警趨銜枚於紫塞北軍飛耶下斧鉞於青冥西土
逃矣夢回金馬想猶旰食宵衣戰酣玉龍爭見敗鱗
殘甲淮首繫組而至淮民擔壺而迎臣與大丞相裴
度具鞬橐弓恭執朝廷之禮數息干偃鼓勞問黎庶
之瘡痍歌黃河之復清喜蒼生之安堵拓王庭於萬
里肅清有期散師徒於三方班旋不日臣才非善戰
職忝專征我武用張敢言揚鷹之績君靈攸濟粗效
汗馬之勞不任雲賀之忱謹具露布以聞

殿策

王若曰爲國之道自有規模規模不立而能善治者

未之有也規者規矩之規也模者模範之模也方圓
出於規矩形質受於模範則所謂規模者果指禮樂
而言歟指法令而言歟抑不離於禮樂法令之中而
自在於禮樂法令之外歟助華垂拱之世未知規模
之如何而三代損益之治亦有規模之可言歟漢家
之制度自有唐宗之樹立甚宏其立國規模有足徵
者歟趙宋仁厚大綱克正逮至末葉削弱滋甚其規
模之得失可以詳論歟一代之規模雖立而季世之
弛張或殊時君之規模雖定而每事之施措各異以
其君而言則承寬大恭儉之餘而綜核者有之繼慈

仁姑息之後而奮勵者有之以其政而言則明於發
奸而忽於濫獄者有之詳於恤民而疎於制戎者有
之皆可歷指而明言歟孔聖之暮月則可三年有成
固非凡智可度而孟子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將用
何等規模歟審度彼已較時量才著爲幾年之規卽
晦翁所以勗南軒者未知其時南軒告君之說果云
何而若使晦翁當路則將何以定爲劃一之規歟大
抵今古帝王之爲治或任德教或任雜霸其道不一
而若欲治成制定則必先立得一箇規模上以此規
模御下下以此規模事上上下下協心無所牴牾如射

之有的惟期其必中如行之趨路不惑於他歧然後
綱目畢舉陶鎔隨宜咸會于極而國以治矣予自臨
御以來意在於先定規模凡所以立人紀定民志肅
朝綱正士習者毋論事之巨細必欲如方圓之有所
出形質之有所受而治不徯志事多違心絲綸之下
誠意未孚施措之間功效漸邈試看今日朝廷果成
何樣規模朝象泮渙而世道之規模未立言路崎嶇
而臺閣之規模未立旌招雖勤而未見彙征之美則
求賢之規不可謂立矣禮羅雖設而久絕絃誦之聲
則待士之規不可謂立矣國用虛耗而孰任理財之

規軍制壞紊而誰定治戎之規惠欲遍於蔀屋而無
下究之規禮欲行於朝紳而無檢束之規古人所謂
經遠之規固不敢議到卽牽架補漏之規模亦有所
不逮如是而民安得不困國安得無危哉噫世降俗
未雖欲立定規模而其勢未由而然歟抑予之所以
立定規模者未得其方而然歟今欲返規模之未立
而有以立之回治道之未成而有以成之其將以何
術致之于大夫必有平日講究于中者須各悉陳于
篇予將親覽焉

親試
甲辰

臣對王者之治國如大禹之治水淪濟潔導江河放

乎四海沛然行其所無事而當其受命於帝之日雍
之高究之下彭蠡之泛濫龍門之險阻九河之失故
道天下大勢固已瞭然於心目而治水之規模已定
矣及其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六府修而庶土正不過
因其已定之規模而底乃績而已三代聖王之治由
是道也粵若成周之世文武創其業元聖制其法祖
述勛華斟酌夏商周官一書如六官之分職三十年
之作通粲然纖悉著爲成典而周業之綿至於八百
之久盖亦先王之所以規模者在故也後世爲治異
於是無可久之法預定之度而徒以取辨於目前爲

務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伯安於偷息者附於黃老
急於富強者歸於管商民不知其所適從而發一政
則曰姑試之而已其濟與否未暇恤也亦無他焉規
模之不先定故也蘇軾思治論備言之矣然人臣之
進言於君必曰法祖宗詩之率由舊章書之監于先
王成憲是也洪惟我國家 聖神相承制作之盛關
石之重金科玉條并并俱備不待他求而自有我家
之規模則惟在舉而措之耳今我 主上殿下進臣
等於大庭而以規模二字爲問規模之先定始我
列聖規模之遵守在我 殿下則 殿下何患乎規

模之不立耶臣雖無似竊感斯會敢不披露衷赤對
揚休命乎臣伏讀 聖策曰爲國之道止規 臣雙
擎百拜丹衷自激臣謹按宋儒之論治曰爲治而先
定規模則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蓋天下大器
也政法之紛錯禮樂之璀璨文極其密事極其繁而
尋其端倪莫不有當然之則察其條理莫不有時措
之宜肆昔聖王矧其然也審之於一念幾微之初推
之於百度設施之間必以一副規模作爲治法之表
準而四海之廣兆民之衆率由一轍違越不得信于
規模二字爲國之所當先務而治之善不善亦即此

平決矣雖然徒知規模之不可不立而不知所以立之之方則是知猶不知也夫在事曰規模在心曰志志立乎中則規模之不期立而自立內外之勢然也故曰有其志則成其事無其志則蔑其功伏願殿下從事於立志二字以爲立規模之本焉臣請因聖問而條陳之規模二字不越乎規矩模範之外而自在於禮樂政令之中則規模之稱不難知矣唐虞垂拱精一相授則助華之規模尚矣無議三代因襲損益得宜則夏之尚忠殷之尚質周之尚文各成一王之規模矣逮茲以降少康之治僅說漢唐宋三世

而西京之雜霸唐宗之假仁陋哉何言有宋爲治仁厚立國而文治太勝武力不競則亦非今日之所足法矣綜核於恭儉之餘奮勵於慈仁之後者漢宣宋神而綜核之過徒取苛刻之名奮勵之志未免紛更之歎雖有彼善於此而終不能成其治矣漢明之發奸宋仁之恤民而或忽於濫獄或疎於制戎則亦不可謂規模之能立矣孔聖之暮年三年孟子之五年七年聖賢致治之規非臣愚魯所敢量度而朱張之相與勗勉不出於因時制宜若使朱子處其地則亦當以告南軒者告其君矣臣伏讀 聖策自大抵至

何術致之臣雙擎百拜丹衷倍激人君爲國專係規模規模立然後政令行政令行然後朝廷正夫有身者必有一身之規模有家者必有一家之規模况以天下之大聖秉天下之大權而不立規模欲治其國者臣未之聞也從古願治之君皆莫不先立規模而叔季則不然悠泛爲事委靡成習雖欲把持摸索而治效愈邈茫如捕風如射者之志于的而未見中鵠之美行者之趨于路而徒有望洋之歎此皆規模不立之致也臣竊覲我 殿下聰明睿知卓越百王治法政謨動遵三代凡於政令注措之際夙宵一念惟

在於規模之先定而臣愚主臣不敢知臨御七八年之間果成何如規模耶求治之意漸沮而每牽於流俗革弊之志雖銳而輒循乎常套三書講筵作輟無常而日新之工反遜於在邸五日賓對稟覆多滯而叢脞之歎徒勤於臨朝簿書細檢而全忽保嗇之方辭令太露而有欠涵容之量每當惕念奮發便若一蹴而至道一日二日依舊是架漏牽補用人則必擇糊塗聽言則貴無模稜一切時象轉輾至此是 殿下之所謂規模不過方便姑息四字而已世道之泮渙而寅協無期言路之崎嶇而謇諤莫聞玉帛頻繁

於巖穴而賢才無蔚興之效絃誦洋溢於太學而士風無丕變之期國計哀痛而有司不惜其紅腐戎政疎虞而將帥相忘於陰雨葑屋之怨詈干天摺紳之行檢掃地以至於廟堂之上以供給唯諾爲規模銓選之家以排比對待爲規模習尚日淪風教日卑內而朝廷外而百姓無一可恃先儒所謂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者不幸近之矣嗚呼此何等時也君臣上下政宜抖擻奮勵對症投藥而殿下猶復因循退托歸之於末由之科殿下豈真以爲未可一治歟不然則以殿下之明聖何憚而不爲哉殿下旣不

欲振作興起以倣會極之治凡今日爲殿下臣者孰肯挺身擔當於殿下之國事乎此實殿下之所宜反躬也臣請畢陳立志之說蓋人之萬事在於一心而心之所之者志也志之所向百體從令譬如斗杓所指節序無忒陽氣所到金石可透故惟患志之不立未有志立而事不成者也今若一朝自奮以可爲之資決欲爲之志則規模之立指日可觀矣是故朱夫子曰有其志而不幸不成者有之矣無其志而僥倖得成者未之有也此非殿下之所當勉者乎臣伏讀聖策自子大夫止親覽焉臣雙擎百拜

丹衷益激臣既進立志之說而立志之道又在致知
惟其知之不明故臨事而疑惟其疑故不能勇決此
格致之所以居誠意之先也更願 殿下懋哉懋哉
臣謹對

執策

問書契以來載籍漸博三墳九丘尚矣帝魁
之世禮樂以外書有三千二百餘編則上古
之書不其富乎堯舜之典謨周官之文物列
國之風雅史乘漢初諸儒區區搜拾於灰燼
斷爛之餘蘭臺東觀之藏莫盛於劉略班志

其銓釋之詳疎部分之得失可歷指而明言
歟唐以經史子集分爲四類而開元之藏至
於五萬餘卷宋以崇文秘書稱曰四庫而汴
都之藏乃爲七萬餘卷歷代相承文竅益闢
操觚談理之士視古愈多而然歟抑質弊文
勝言有枝葉雖多而無濟於實用歟五經六
經九經十三經之名定於何時而其存廢因
革之故可以詳言歟三史十七史十九史并
一史之名出於何人而其紀載能否之實可
以明言歟 皇明之永樂大全取法於冊府

元龜而一部數萬卷古未有也其凡例之何
 如取捨之當否皆可歷陳之歟夫天人性命
 禮樂刑政書籍之大也二者如車兩輪不可
 偏廢而談理氣者不屑於儀文講儀文者或
 遺乎理氣此漢宋以後書籍之遠不及三古
 也何以則作成得道著述有方使往古之書
 籍不為空言方來之書籍皆有實用歟

辰

課試
甲

對道之不行也學之不明也文章之千古若也載籍
 漸博之致也堯舜禹三聖人以天下相授受也其言

不越乎十六言大易三百八十四爻其本起於伏羲
 之一畫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千曲
 禮三百亦惟曰毋不敬夫豈多乎哉不多也三代以
 前經作焉春秋之世至於秦漢子作焉自是以降義
 理名物詞章之學作者日衆然而集不能子焉子不
 能經焉書之厄莫烈於秦火而漢興儒者得之於口
 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後世莫及焉
 唐以前書皆寫本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學者
 詳於誦讀刊鏤既行學士大夫易於得書誦讀亦漸
 減裂古人有昔之君子見書之難今之學者有書不

言發遺利卷三
讀之歎書雖多亦奚爲哉今試就天下書籍中取二
帝三王孔顏曾孟之書濂洛關閩之格言與夫歷代
史乘之不可不傳者而尊閣之舉措之則大而天地
日月細而昆蟲草木明而人物幽而鬼神修齊治平
之本禮樂刑政之具罔不由斯無待於外也其餘芸
芸芟芟充溢棟宇者雖一切無之焉可也董江都之
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如其約也如其本也廼言曰
布在方策著於思傳掌達書名載於周禮蓋結繩變
而書契出書契出而經傳百家興經傳百家代各異

言而始有書籍之名始有藏書之法二酉五車之所
以稱而至謂天有圖書府者此也上自邦家下至匹
庶以是而出治以是而載道以是而傳心以是而居
業上下數千百代不可一日而無書籍譬如民生日
用之飲食裘褐若是乎書籍之大有關於世教也雖
然一人之才智有限古今之簡編無窮以有限之才
智欲講無窮之簡編雖中丞之聰夾漈之博猶有所
未至也記曰不祈多積以爲富先儒曰讀書者貴專
而不貴博世益降而書益多書益多而學益晦學益
晦而書益無實用矣然則如何而可莫如復專門之

言齊通利之卷三
二十一
學也爰稽于古書之來久矣墳典丘索楚史能識則固不可謂無徵而禪通十紀尚有名目則上古書籍之富奚但帝魁之世乎詩書禮樂夫子正之春秋衮鉞夫子述之自三代後書籍之得其所莫此時若也漢儒所得乃是劫灰之餘而雖多散佚尚足傳信其亦天不終喪斯文也劉氏七略部分頗精論者以爲疎而不濫孟堅之志只是步趨演釋則恐無同異得失之可論矣唐開元之四類七萬餘卷宋崇文之四庫三萬餘卷富則富矣而治不加隆也學不加明也所謂談理之士視古雖多濟用之實隨世益下書籍

之不必多不其然乎五經六經九經十三經之稱或起於西京或著於六朝而最後添入孟子始於孟蜀至今稱十三經其存廢因革可按而知也三史十七史十九史并一史之名或以三漢或在宋朝而至皇朝始稱二十一史其紀載能否馬班尚不免雌黃况下此者乎如欲一一評騭則無已煩乎永樂大全卽皇朝之一大書籍而其義例之正取舍之詳比之宋氏之元龜可謂後出益精耶大抵書之爲道有二焉性理也人心道心之謂也儀文也周官周禮之屬也斯二者實爲書籍之宏綱大要不可偏廢而從

言齊通和卷三
古學者鮮有能兼有而並講者先儒所謂今之學有三者此也雖然今日之弊不在於不淹貫在於不專精試觀世之學者朝吟而暮誦冬詩而夏禮泛濫乎衆技百家縱橫乎奇文異字俱收並蓄惟得是務自以爲周舉之腹笥劉氏之書淫而夷考其實則學不足以檢攝身心文不足以經緯事務至於聖賢垂訓之旨作者用心之苦曾不能窺其一二而平生之矻矻記誦者適足爲書肆之歸耳甚至剽其文字乾沒於科臼之用束之高閣比數於玩好之具而止則書籍之設豈曷然哉今夫業之專者於藝必精秋之奕

僚之九扁之斲輪無他焉能專故也經術之盛莫尚於漢氏秉筆東觀考五經同異者其才也其識也雖不可比論於程朱諸夫子其視唐宋以來尋常章句之儒豈不賢乎哉問其學則專門也專門者各立門戶專治一書之謂也齊魯毛韓未嘗治禮也田梁焦京未嘗治春秋也傳之也一故學之也篤學之也篤故講之也明雖以朱夫子之集大成於五經章句未嘗去漢儒之訓詁至于今讀古經者能識三代灑噩之文者漢儒專門之功也蘇子瞻與人書有入海百貨之說先儒以爲讀書要當如是今誠使有書籍而

讀經傳者且置博學一事惟以一經一書爲業反覆而專精之優遊而厭飫之以千編萬卷之功而求之於一部以過目剽耳之資而遇之於終身則力量有餘工夫有恒無雜亂淺略之患有踐履體驗之實其於爲學也豈不精矣哉治易者專而四體明焉治詩者專而六義闡焉治春秋者專而大義數十發揮而表章斷簡遺編之湮晦於幾千百載者於是焉各得其主則其於書籍也豈不幸矣哉其視世之博聞強記有萬殊而無一本者豈不多乎哉由是而作成可以得道由是而著述可以有方往古之書籍可以不

爲空言方來之簡編可以皆有實用譬之則虞庭分職契之五教夔之六律棄之稷臯陶之士各舉一職庶績廼熙治天下尚然况於書乎雖然古人以爲經術之壞科舉累之也今以一人一日之暫而講五經之義奏三體之變於是乎口耳句讀之學剽竊涉獵之工作焉此專門之所以廢也故欲復專門宜先從科舉始也謹對

義

詩上入執官功義

親試甲辰

吁徹我墻屋而不灑不掃者凡幾月矣非敢緩也盖

書齋遺稿卷三
二一三
有時耳其時則維暮之秋乎蟋蟀在堂而役車其休
黍稷納圃而我稼既同自野而宇自宇而戶載玄載
黃而紅女訖執筐之工或耘或耜而農夫非執耒之
時則嗟我婦子始可以爰居而爰處矣是故上棟下
宇先王授時而定制夏葛冬裘厥民順則而莫居通
功之士亦豈不取宮中而用之哉噫民者以食而爲
天平秩西成之前固非執宮功之日矣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畊于野饁于畝八口之家同養公田五畝之
宅不遑寧息土鼓逆暑襍禋俶戒於播厥琴瑟祈年
箱茨有慶於納于於是乎左執籥右執翫公堂之舞

里社之飲夫孰曰不可而眷言卒歲之憂非我思存
矣瞻彼都邑我家室迨天未雨而繆戶者誰也曰
爲改歲而塞向者誰也今當登場之節若忘環堵之
憂則一之日二之日又將告余以春及無已康于時
不可失宮室之事非徐而旣亟矣然則方里之井我
將葺治矣西南之戶我將經始矣晝爾茅宵爾綯迨
此暇日百堵皆作則非但爲屋室之光庶不妨稼穡
之事不奪其時之訓不其然乎謹按詩曰上入執宮
功美哉幽俗之勤也請申之蓋在野爲田在都爲宮
田功旣畢則豈不自田徂宮躬執藝事乎何以明之

言齊遺利才卷三
二一四
七月一篇蓋取諸豫火流西方則先思授衣之節春
早南畝則舉忘荷笠之勞凡所以覽物而興感對時
而服力非止於一日之責一年之計而已是故八章
之內無非忠君事上敬老慈幼之語而至於農桑室
家之務亦察天時人事之宜不待田畯之勸而恒恐
備之不早力之不齊眷眷先事之憂靡所不用其極
如非幽俗之忠勤其孰與此然則我朱孔陽可以禦
寒矣我倉既盈可以療飢矣衡門之下數畝之宮竹
牖向陽蠶房無風携老扶幼百室盈止則感發之寒
夫何爲憂栗烈之威不足爲慮不識不知日用飲食

而已煙月康衢之化不其樂乎嗚呼人情喜逸而忘
勞天時代序而垂成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聖人所許
農家至樂况夫節過築場時際稱觥則烹羊炰羔相
與爲娛卽是民心之所同願而猶且瞿瞿戒康之心
不敢以歲暮自解乃與相告曰桑田之事今雖訖矣
宮室之事不可緩也凡我屋壁墻墉之可以修治者
若不及今執功則來歲之春又將因析而舉趾無暇
於宮室之事矣其丁寧警戒之意溢於辭表者有如
是矣嗚呼土居巢處上古之世遠矣陶復陶穴周家
之業基矣幽雅幽風無非王跡之攸本而宮功之執

尤是德化之浹人處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則無逸之教亦自先公胥宇中出來此周公所以朝夕諷誦者也猗歟盛哉臣謹義

易成性存存義

講義
比較

吁就燥流濕水火之性而其理則生生也剛動柔靜陰陽之性而其氣則生生也以至春齊夏麥卯午相交而成乎其生生之理月窟天根震巽相遇而成乎其生生之性則凡於天地間升而息者降而消者流行者融結者莫不有本來自成底性然而其所以泰贊乎造化之原財成乎輻輳之機者亦惟在於聖人

位育之功而已何則資始萬物天之性也而惟元后則之化成萬物地之性也而惟元后贊之能知其崇而法天之崇能禮其卑而效地之卑則於是乎草木有萌芽之性而存存不息鳥獸有飛走之性而存存不已日月有代明之性而往來不已則此非成性而生生者乎星辰有斡旋之性而躔度不錯則亦非成性而生生者乎然則其曰成者非謂其創了成就也自是本然之成也其曰性者非專言聖人之性也統稱萬物之性也苟能聖人之知崇禮卑便如天地之位設化行則在乎一己而有存存不息之德矣在乎

萬物而有生生不測之化矣試以堯舜之世言之堯舜性之者也百姓昭明其德而四時不失其常則其成性之道何如也六府交修其財而五行惟叙其用則其化生之道何如也譬如蓮心紅子得本然之性而發而爲千花萬葉芭蕉翠心帶本成之性而展而爲千莖萬條則其生生化化之妙有如是夫臣遂推衍而爲之說曰盖成性云者本成之性而存存云者生生不已之謂也體天地之變化而效天地之崇卑則便能因其本性而致其生生矣粵自兩儀肇判四象以生而於人於物莫不有一團天賦之性焉夫性

者至善之謂也本然之謂也惟天地爲能稟授其性而惟聖人爲能存守其性然則知崇禮卑贊襄方祇之化崇德廣業遵守賦與之性然後方可以致聖神功化之極物類生育之妙矣易理流行於兩間而道義同出於一門則聖人其惟與天地合其德乎且以存存二字論之存字之義帶來生字面目而一字疊言有若架屋者特言其生而又生無少暫息則與乾之乾乾履之愬愬同一意義矣嗚呼性理之原豈易言哉邵堯夫以照水之月喻本然之性周濂溪以磨塵之鏡譬天賦之性則純乎本性而後道義從而出

矣天地從而位矣品物從而育矣聖王所以參天兩地之功豈不偉哉臣謹義

序

乙巳雅樂譜序

課試○
乙巳

樂之有譜所以序其次而協于律也樂必有器而後有聲聲非器不可以為聲器無聲不足以為器然器之長短輕重而聲之高低清濁分焉徒使鏗鏗然叩之切切然吹之而以為聲在是器則一伶人斯足矣何事乎譜叩之而審其節奏吹之而諧其聲律著以為圖而俾可久傳此樂譜之不可以不作也吾東國

舊無雅樂新羅求之於唐高麗得之於宋而中國之樂已非三代之樂則况其譯之而僅通肄之而粗傳者安得不久傳訛而遠愈乖也猗我世宗大王以上聖之姿值重熙之運慨然有志於雅樂矣七年乙巳秬黍適產於海西磬石復出於南陽於是命中樞院臣朴堧考古制造樂器搏拊鼓歛無不諧叶奏之而天神格人物和歷世以來王李馬范之所未能正者咸歸於正於乎休哉雖虞廷命夔鳳儀獸舞曷足上哉乃按而為譜器之制聲之倫開卷可尋殆三代樂經之遺意也 聖神繼承式至我 聖上御極之

九年乙巳卽樂譜初成之五周甲也追先志而好古樂講遺制而修舊譜此其時也噫泚泚乎瀏瀏乎盈乎兩間者無非聲也唐虞之際固是聲也殷周之間亦是聲也漢唐以來是聲亦未嘗亡也而殷周之樂則猶唐虞之樂也漢唐之樂已非殷周之樂則樂之得失亦可以觀其世矣今我國處東海之濱當三代之後而雅樂之盛殆與韶箴匹美苟非天縱聖哲功參位育則孰能與於此哉於千萬歲傳之罔隳奏而克諧者繫是譜有賴矣遂謹爲序如此

石鼓詩序

課試

石鼓始出於唐之中世蓋前未有也其文多剥落不可讀其書奇古不可盡通鼓而非碣屬之宣王之世先輩之論備矣十鼓之旣失復得宋元之轉徙至燕韋蘇州以下諸詩并詳於石鼓考中夫物之顯晦各自有時方聖人之刪詩也考之方岳之所陳採諸史官之所藏可勸可懲無不畢錄而是鼓之不與車攻吉日並列於三百篇之中者其故不可得而知也韓文公所云孔子西行不到秦者要非的論詩之所錄豈盡吾夫子車轍之所及者然則小戎諸詩又何以見錄也然則斯詩之晦而不顯石鼓之不幸也噫追

言齊遺利卷三
二十九
蠡之鐘象德之鼎東序之球西房之鼓莫非觀美之
具傳世之寶則其燦然並陳守之勿失豈不誠煒煌
瓌奇而是鼓也方且散亂於瓦石之間蕪沒於苔蘚
之中不能自明其爲寶器及夫金火遞易宗祧之器
不守丘陵變遷岷峨之氣已悽則歸然而存岬然而
出一遇鄭餘慶而始顯再遇向傳帥而復完自陳倉
而之鳳翔自鳳翔而之汴之燕奠之於聖廟之中侈
之以諸公之詩且將千萬而無窮矣斯豈非時有幸
不幸而非人力之所及也耶謹書此以爲石鼓詩序

箴

民砮箴

課試
甲辰

明王有訓朽索六馬古人取喻舟也水也至愚而神
可畏非民庶民惟星拱于北辰本固邦寧繫我同胞
近則易忽敬以敷教厥民伊何巖巖泰山一失懷綏
動輒謗訕瞿塘之危蜀道之難春臺化域別是層巒
林林蔥蔥其險如此爲民上者曷不敬止周道如砥
小人所瞻臨淵履冰罔逸好謙日夕惕若誕先登岸
天位克艱民不可玩艱則無咎易以知險嚴恭寅畏
厥德無忝皇輿理績苞桑存戒高山景行兢兢匪懈
民難謏斯福兮禍門非民孰與民安國存顧諟明命

念茲在茲丹扈替箴拜獻彤墀

銘

待賢門銘

翰林召試
○癸卯

伏以聖王圖治必得賢佐明堂禮士廼立臯門苟非
求之切而待之深曷致賁然來而幡然起猗歟我
聖朝菁莪樂育茅茹彙征廸知忱恂克用三宅三俊
芴搜廣取不遺一藝一能肆以中宸急賢之心爰有
禁門錫名之舉氣象允符於闢四芴設延英之門恩
禮每優於接三近倣思賢之閣臨軒側席之意洞皆
見之懷瑾握瑜之徒從此來矣凡係于于入門之輩

俱是濟濟生國之賢視草橫經皇猷煥黼黻之譽垂
紳正笏國勢措磐泰之安豸冠鬼裁四方之觀聽皆
聳龍光密邇一堂之諮諏屢勤左个青陽非無出治
之所便殿紫禁別闕接賢之筵是謂同人之休咸仰
得士之盛絲綸纒頒於廊廟應有薦鶚之人玉帛將
加於巖阿詎無繫駒之客九重青鎖不啻廣厦千萬
間五紵素絲誰是吾黨二三子銘曰協陽之東有門
翼然名曰待賢有門有闕匪賢莫履顧名思義善者
伊誰若昔臯夔百辟攸儀待士伊何寤寐林樊禮積
誠勤亦旣覲止君子道長邦家之光颺于殿陛置之

巖廊物阜民康逸於任賢高拱穆清化洽治成賢豈
自至待之在后千一遭遇恭惟命名自古在昔苑有
名碩思皇多士王國以寧臣拜手銘

壽齋遺稿卷之三

壽齋遺稿卷之四目錄

恩課錄

講義

大學

論語

孟子

詩傳

書傳

周易

壽齋遺稿卷之四目錄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header row, currently empty.

壽齋遺稿卷之四

恩課錄

延安李崑秀星瑞 著

大學講義

序 課講。癸卯。

上曰大學之名自何時有之乎賤臣對曰自三代時
有之矣 上曰其前則無耶賤臣對曰契之敷教夔
之教胄莫非學也以此觀之則五帝時亦似有之矣
上曰聖人教人之道有禮焉有樂焉不可偏廢而今
典樂之官獨教胄子何也賤臣對曰禮與樂如車輪
鳥翼不可偏廢雖單言樂而禮亦行其中矣 上曰

非此之謂也於教胄子則廢禮一邊教百姓則廢樂
一邊者何也賤臣對曰似是統言矣 上曰以射御
言之八歲小兒何能習射習御乎賤臣對曰着一文
字者誠以只習其文不習其事也 上曰上古學名
可以歷言歟賤臣對曰米廩虞庠也夏曰序殷曰瞽
宗周曰類宮矣 上曰釋菜之名已在上古其時所
祭之先聖先師謂誰歟賤臣對曰後世雖祭孔聖而
上古則若臯夔稷契之賢皆是當祭者也 上曰諸
侯之國亦有大學云則諸侯大學中所祭之先聖先
師與天子之國同歟異歟賤臣對曰各祭其國之先

聖先師而無則有合祭鄰國之賢之文似不必爲拘
矣 上曰學校之名以國子者何義也賤臣對曰合
國中之子弟以教之故曰國子矣 上曰成均何意
也賤臣對曰樂名也 上曰見於何書乎賤臣對曰
周禮有之矣 上曰學字見於何處乎賤臣對曰說
命始有之矣 上曰莫不與之之與字何義也賤臣
對曰降衷之義也 上曰聰明睿智何以解釋賤臣
對曰聽曰聰視曰明所以視聽者心也若睿智則全
屬心矣 上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此前無庸學耶
賤臣對曰宋仁宗時已表章而至程子而益表章發

揮矣

經一章 課講

上曰程子以為大學孔氏之遺書云而經一章乃曾子之所述也傳十章乃曾門所以記曾子之意也然則便是曾氏之遺書而此不曰曾氏之書而謂之孔氏之遺書者其故何也賤臣對曰曾子嫡傳孔氏之統曾子之言皆孔子之言也雖以此書言之經一章雖是曾子之所述而所述者即孔氏之言則豈可不曰孔氏之書而曰曾氏之書乎試官金憲曰所謂孔子之言云者不見於經傳其為孔子之言何由而明

知耶賤臣對曰果無明證於經傳故朱子釋之未嘗的確說着而乃謂蓋孔子之言蓋字之義即疑辭也上曰此云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程子此說誠好矣而但大學則修齊治平階級粲然至於論孟之書乃門人之所記錄也不過是隨事問答而已初無為學次第之可言則論孟次之云者何也賤臣對曰大學一書備載為學之條目而至於論孟又如條目中斷例將此斷例較彼條目則可見其鑿鑿中窾故先儒以為以大學之條目求論孟之旨趣如國有典章家有規模此所以論

孟之爲其次也 上曰大學之道之道字何以看則爲好耶賤臣對曰道字或謂之日用當行底事道固理也猶不若訓作方法之說矣試官金憲曰大學之道之道字與則近道之道字同歟異歟賤臣對曰均是一道理字而究其旨意略有分間矣 上曰上下兩道字一也而有所分間云者可得明言歟賤臣對曰下道字與中庸所謂修道之道字同而上道字帶得方法之意輕輕看之爲好大體則無異而煞有深淺之別於其間矣 上曰謂之淺深則亦欠分明矣 上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何以釋之則可謂

恰好明德是謂己之明德耶謂天下之明德耶賤臣對曰明德統言人已之明德當先明己之明德推以明天下人之明德也 上曰明德是體新民是用也而先儒有以爲合體用而言其說果何如而先儒是誰某耶賤臣對曰此乃先正臣文成公之說也先正嘗撰聖學輯要而於明明德於天下一章屢致意焉此說即其小註下按語耳

傳首章二章三章四章 條對

御製條問曰曰明德曰峻德同耶異耶明謂之本體之明峻謂之全體之大本體不可曰大全體不可曰

明乎賤臣對曰明德峻德只是一箇德字以其自然之明則曰本體以其用功之周則曰全體本自高明本自廣大而堯能極其高明極其廣大非謂明德之外更有峻德也本體固可曰大全體亦可曰明而猶不若分屬之爲穩矣又問曰此云顧諟天之明命章句曰常自在之顧諟云者似若有形可見有跡可尋者然大抵天之明命只是渾然一理既無端倪又無方所則所以顧之之工果如何耶賤臣對曰天之明命只是渾然一理具在方寸間而元無形跡方所之可言則顧之之工豈有他哉一念一息之頃不少放

過則如目之視耳之聽赫然之命常在顧念之中矣此先儒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者也試官鄭志儉條問曰顧諟之諟字註云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審字之義比顧字更重非若此字之別無意義此諟字以審爲釋尤着緊於用工處而今乃以此爲正訓而或曰審也之下小註曰今不從其不從審字之義何也崑秀對曰諟字有此審兩義若曰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存者愈專若曰審則所以加省察之功者愈密作兩義看儘好而但顧字已帶得審字之義諟字又以審字釋之則未免語疊不從廣韻或爲此耶試官金

憲條問曰明德之明既以虛靈不昧釋之則明命之明亦當以虛靈看耶太甲本註曰顯然之理小學題辭曰明命赫然以此論之則此明字不可以虛靈看耶崑秀對曰自天之予於人言之則曰明命自人之得於心言之則曰明德蓋明命者即明德之本原也言命則德在其中言德則命在其中而明命之明乃是昭著之意至如虛靈二字當屬於德不當用於命矣右傳首章御製條問曰盤銘即自新之工而編之於新民之章何也賤臣對曰自新為本新民為末言其末而不言其本可乎故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

而新民之義自在其中觀於朱子作字訓釋可以推知矣試官鄭志儉條問曰盤銘三句中上一句苟字固重而其下日日新云者已發明繼續之工矣第三句又日新與日日新意義無異而又必下此一句者何也又日新之意先儒雖以為發明繼續之工而繼續之外又帶得別意耶崑秀對曰盤銘三新字意義雖無異同而發明繼續之外又得悠久不息底意層節益明工夫益密而相為始終白雲許氏之說已有定論矣右傳二章御製條問曰章句以為五者乃其目之大者學者又推類以盡其餘云云兄弟夫婦長幼

朋友下當下何字爲可也賤臣對曰此云仁敬孝慈信五者只是語其大目如兄弟恭夫義婦順可以推類至於事事物物各有當然底道理如朋友之有信卽是與人交之一端矣試官鄭志儉條問曰與國人交止於信施於他人則可文王王者也安得與國人交乎其說有所不通故先儒或以交隣國當之交隣亦可謂之交國人乎何以看得則好耶崑秀對曰交之義大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書曰臣哉隣哉交之爲言卽交接之義也何必與朋友交然後方謂之交耶

右傳三章

御製條問曰此云大畏民志聖人之

所以使民大畏下民之所以大畏聖人其道何由章內似有照應字亦可指的言之耶賤臣對曰聖人聽訟異於凡人者以其有使無訟之德也聽訟猶人卽新民之末而大畏民志卽明德之效也明德新民相爲對待其所以然者一使字可以蔽之矣試官金熹條問曰此章章句曰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蓋其畏服民之心志者專由於我之明德旣明而我之明德旣明者本也畏服民之心志者末也故雖不言明明德之事而只就無訟二字上究其所以無訟之故則本之當先末之當後自可見得而

或問則既曰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又曰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也至於語類則直以爲使也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末也今觀或問語類之說則無訟爲本聽訟爲末與章句之意全然不同語類則猶或可謂記者之誤而或問則成於章句之後敷演爲說發盡底蘊而若是不同者何也抑或問語類未始不同於章句而卽所以互相發明者耶崑秀對曰此章亦不過明德新民四字也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

末也本末先後已有章句之發明今不必強論而或問語類之與章句不同者只就聽訟一句內討出本末也豈可捨章句而取或問語類之旨耶

右傳四章

傳十章條對

御製條問曰此章言人之性先儒以爲大學言心而不言性者何也且以誠意章觀之則好惡卽意也而此章則直以好惡爲性者何也朱子於經一章釋心字則曰身之所主於此章釋德字則曰明德釋性字則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則心不可謂明德明德不可謂性耶明德二字既是開卷第一義則曰心曰性

言有遺利之矣四
何莫非明德而獨於德字釋以明德者何歟賤臣對
曰中庸論道之書故言性而不言心大學論學之書
故言心而不言性所謂致知誠意正心無非從明德
上說而此章所謂拂人之性卽好惡拂於理之謂也
非真以好惡爲性也大抵自其受於天而言之則謂
之性自其主乎身而言之則謂之心至於明德云者
旣不可直謂之性而亦不可專言乎心也只讚其本
體之明而已試官鄭志儉條問曰誠正修齊雖相連
續身心家國各有工夫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只是一
般道理元無彼此之別而傳曰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何也上老老三句固是治國之道則平天下獨非此
道乎若以三句屬之治國而絜矩屬之平天下則治
國者又獨非絜矩乎治平之所以別可得詳言歟崑
秀對曰能使人感發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
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先儒以上三句屬之教
化絜矩屬之政事者其於治平之別亦幾矣哉試官
金熹條問曰絜矩二字之義有難曉解者朱子答江
德功書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
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宜矣以此見
之則絜而矩之也答周舜弼書曰度之以矩得其方

耳以此見之則以矩絜之也而二書初晚之分今不可考又以章句見之則於此二書似可以左右看故主江書者則以章句所謂因其所同推以度物謂釋絜之一字之義以所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謂釋矩字之義主周書者則以章句所謂所同之同度物之度謂釋絜矩二字之義以所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謂明絜矩之效至於或問彼此所主亦與此一般而語類仁傑錄所謂矩者心也者其意與周書合與江書不合故主周書者則以此爲正論主江書者則以此爲誤錄蓋矩之一字之義曉然覷得然後彼此之

論方可以歸一而但曰心曰方皆是朱子之說反覆思索莫適所從願諸君子博考而明下之崑秀對曰章句或問雖可左右看而以傳釋傳則自不費辭下文之上下四旁卽絜矩之矩也故朱子之於章句或問必以上下四旁發明矩字之義今以章句或問之上下四旁謂是絜矩之效而不是矩字之訓者殆不知朱子所釋本於傳文而非朱子之自爲說也

論語講義

八佾 課講

上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卽是天經地義孰不

知之而夫子之以是為對者何也賤臣對曰君臣以
義合者也故為君上則當盡禮遇之道為臣子則必
懋忠貞之心矣 上曰此則陳談矣必以禮使之義
陳之於定公必有所由矣賤臣對曰君之以禮臣之
當忠秉彝之所不泯者而其時時君世主全昧當然
底道多欠禮使之風故隨問而深警聖人辭氣之不
迫可以知矣試官金憲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即是兩件事而註說加一則字有若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者然朱子之錄此註說何也而君若不
禮臣亦當不忠耶賤臣對曰註亦曰可以警其君而

不可以喻其臣此告君之辭故然也父雖不慈子豈
可以不孝耶 上曰若非告君之辭則亦當曰臣事
君以忠君使臣以禮耶賤臣對曰似當以君君臣臣
為語矣

泰伯子罕 條對

御製條問曰詩是樂樂是詩則此章既曰興於詩又
曰成於樂果無架壘之歎耶賤臣對曰詩者感人之
性情樂者養人之血脉合言之則詩者樂之言樂者
詩之聲分言之則詩自詩樂自樂聖門教人原有條
理學者成功貴在終始則詩樂二字似無架壘之嫌

矣右泰伯

御製條問曰罕言利之利字當作如何看

程子曰計利則害義若是害義之利則孔子當絕而不言不惟不言當嚴辭而斥之如孟子之拔本塞源奚止於罕言而已哉然而程子之訓釋如此者何也若曰非害義之利而與易所稱利者義之和同一利者則三百八十四爻幾乎逐爻言利亦非聖人之所罕言也何以看則爲得利字之本意耶賤臣對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聖人雖不得而言而若常言之則學者便謂利之可求必有較計商量之心駸駸然自歸於功利之域故聖人亦不可以常言也若夫大

易爻辭皆是明言吉凶存亡之義而利是和於義者故所言皆利也無非聖人教人之道矣試官鄭志儉條問曰絕四一節何以謂善觀聖人也既無一點私意則必固我三者初無可論盖有意而後有必有必而後有固有我而既曰無意又必列此三者何也在聖人分上固不容禁止之工故集註以史記作無爲是而下聖人一等則當用毋字工夫矣在大學八條中當屬誠意耶當屬正心耶顏子則於此四者猶不能絕盡必也夫子而後方可以當之耶崑秀對曰四者各是一疵病四者之病不期絕而自絕則非聖人

孰能當之此所以善觀聖人矣以大學言之絕意必當屬誠意絕固我當屬正心矣

右子

先進顏淵子路

條對

御製條問曰夫子之視顏子同於伯魚而伯魚之歿既不得捨車則顏子之歿亦豈可捨車乎然胡氏之說曰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有若以命車之故不許顏路之請者然如非命車而即朋友之饋則當許之歟賤臣對曰喪事之稱家有無夫子嘗告諸門人矣雖非命車以顏子之貧槨周於棺固失稱家之意而况夫子嘗從大夫之列命車不可以與人則微

其辭以拒之者實出聖人委曲忠厚之意也試官徐浩修條問曰浴沂章諸子所對皆是異日事功之期待而曾點所對獨在今日天理之流行此夫子所以與之者也然顏子爲邦之問亦屬事功上講究豈顏子之見得大意不如曾點耶崑秀對曰顏子以曾點之大意爲體以諸子之事功爲用爲邦之問即其用也何可執其用而謂其體之不得耶

右先

御製條

問曰人之美惡在於其人之賢不肖如非在君師之責者雖君子何以成之耶賤臣對曰先儒之說此章曰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

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集
註亦曰其用心不同如此蓋此章之旨當以存心看
不當以成效看而雖大小不同一人之身亦豈無成
人之道耶特任君師之責者所及也廣爾右顏淵御
製條問曰治心曰正治身曰修此不曰身修而曰身
正何也賤臣對曰大學之身修以學者之工夫而言
故曰修而不曰正此篇之身正以人君之政事而言
故曰正而不曰修朱子豈不曰政者正也所以正人
之不正也乎試官徐浩修條問曰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此與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訓遲速

不同何歟崑秀對曰教化之徧於天下必待漸摩之
久仁聞之歸於一人無異置郵之速一日必世之不
同不亦宜乎右子路

憲問 條對

御製條問曰子路於晨門答其奚自之問既與之酬
酢則及晨門之譏孔氏宜有所答而默然無一言者
何也賤臣對曰問其奚自而答之以自孔氏者不知
晨門之爲沮溺者流也既聞其譏聖人之言然後不
復與之酬酢者道不同故也惟聖人爲能物我無間
故雖於道不同之人反復誘掖必欲其歸正而若子

路則力量不及聖人誠意未易孚感所以處道不同者安得不默而無辨乎故論荷篠之亂大倫亦但自言而已未嘗對荷篠說不肯與荷篠語者豈肯與晨門語哉

堯曰 課講

上曰不知禮無以立者何謂也人不知禮則果不能立歟不曰無以行無以處而必曰無以立者有何深意耶賤臣對曰人而不能知禮則日用事為之間無立脚處故下得立字比諸行處等字甚緊重矣 上曰此禮字指玉帛之禮耶指節文之禮耶賤臣對曰

大而經禮三百小而曲禮三千莫非可立之禮也試官金憲曰此章集註有可疑處欲釋無以立則曰手足無所措可也曰耳目無所加恐未可也賤臣對曰人之立者見得可立之處然後能立故集註先曰耳目無所加復曰手足無所措胡氏所謂十字形容者是也試官鄭志儉曰論語一部起以學而章終以此章者有深義耶賤臣對曰學而章曰不亦君子乎此章曰無以為君子蓋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門人之記此者不無其義矣

孟子講義

梁惠王條對甲辰

御製條問曰此曰望之不似人君襄王雖無君人之儀聖賢言辭氣像似不當如是迫切而孟子之言如此者何也賤臣對曰人君四海之所瞻望也兆民之所表準也苟能穆穆皇皇敬慎威儀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今梁王望之則不似就之則不畏其無君人之度可知已孟子既處賓師之位烏可無深戒之訓而但七篇之中如此章及草芥寇讐之訓恐有遜於雍容和平底氣像先儒所云有聖賢之別者此也又問曰王者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皆

欲出於其國則天下自可以歸仁矣至如疾其君之民聖王所當深惡而痛絕之者而孟子之言有若安受其赴愬者何也賤臣對曰聖人之心唯順物性而已往者勿追來者勿拒彼天下之赴愬者夫豈樂為而然哉困其君之肆暴聞隣國之發政薄言往愬歸之如市則以聖人濟塗炭之心豈以為非吾民而棄之哉只當喁濡開發俾覺其親上之心然則昔日之疾其君者其必愛戴感化之不暇矣苟無聖人無物我之心而一以招攬為務則凡天下背君忘上得罪於其國者皆得以窟穴來集成一逋逃之藪安有近

言齋遺利卷四
者悅遠者來之義哉是故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非
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爲已任可謂深得孟
氏之旨矣又問曰此云黎民不飢不寒不飢不寒僅
免飢寒之謂也王者爲政使斯民飽且煖可矣而何
但曰不飢不寒耶其於厚生之道猶若有未盡者何
也賤臣對曰不飢不寒足矣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
肉則老者衣帛食肉矣老者衣帛食肉則厚生之道
已無憾矣此云不飢不寒卽指少壯之黎民也苟使
天下之民盡能不飢不寒則足以有恒心矣足以知
禮節矣康衢擊壤之化周禮制產之要恐無踰乎不

飢不寒四字矣試官吳載純條問曰樂者好之深者
而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賢者之於鴻鴈麋鹿果可以
樂之乎抑其所謂樂者別有他義歟孟子又言文王
之與民偕樂不言其所以偕樂之道其道可詳言歟
崑秀對曰賢者而後樂此者非知鴻鴈麋鹿之樂也
鴻鴈麋鹿與民同樂故所以樂鴻鴈麋鹿也若文王
與民偕樂之道亦不過咸和萬民澤及禽獸而已靈
臺一篇雖不言箇中之樂而魚物麇伏自可見聖人
之氣像矣右上一篇御製條問曰君子之爲善只是循
天理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也孟子後世子孫必有王

者之說有若望報於他日者何也賤臣對曰此云必有王者特引大王之事耳夫爲善者豈有望報之心而積善餘慶理則較然若期於成功私意一生則無復可繼之實矣孟子之先言大王之事又申之以期必之辭者槩欲使文公自強爲善期於積功而累仁非出於欲速見利之意也又問曰道之行不行固莫非氣數之使然而聖人盡其道而已未嘗諉之於天故孟子之歷聘諸國猶孔子之轍環天下也今反以不遇魯侯歸之於天然則何必眷眷於齊梁之君耶賤臣對曰聖賢之遇不遇實關治亂興衰之氣數此

固在天而不在於人矣魯侯之不見孟子殆天所使非人所尼而樂正子之徒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然聖賢之心豈忍以不遇於一國便歸之於氣數之無奈而不思所以行道之方哉是以三宿出晝於齊於梁而不知止豈齊梁之君足以有爲而眷眷若是耶此與夫子之木鐸前後同揆矣

右下篇

公孫丑 條對

御製條問曰四德雖渾然於一性之中而就事而言各有所屬不可以相混而中庸之成已成物此章之學不厭教不倦互言仁智若推此例則凡事之屬仁

者皆兼屬於智屬智者皆兼屬於仁耶雖有先儒之說猶涉疑晦可以明言其旨歟賤臣對曰仁智之爲體用如中庸之成己成物此章之學不厭教不倦是也而此皆義精仁熟之後始可縱看橫看凡事之屬仁屬智者若必欲兼屬則恐有窒碍處矣又問曰孟子固亞聖也比之顏子地位則似有間矣今於所安之問曰姑舍是孟子之自知知人猶有未盡而然耶賤臣對曰此章集註以不欲以數子自處釋之此非孟子之有不足於顏子也蓋所願則學孔子而下一等則不屑也此可見聖人當仁不讓之意矣又問曰

仁者人也人所當爲也若有爲而爲則便非仁也孟子以榮辱禍福勸戒之者何也賤臣對曰人之行仁豈待勉強而下等之人不知爲仁之道故不得不以禍福榮辱之說丁寧勸戒之聖人教人蓋亦多術矣

右上方

御製條問曰孟仲子趨造之言固不誠矣而

孟子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則是成其不誠也若使景丑氏執此而譏孟子則孟子將何以答之耶賤臣對曰孟子出吊之舉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之意前後同符而仲子以昆弟之親猶不識孟子之微旨遽有趨朝之對又有要路之語則孟子遂不得不就

景丑氏宿而景丑氏卽齊之大夫也祇明其非疾出
吊之意非欲成仲子之不誠而景丑氏若執此爲譏
必當以答公孫丑者答之矣又問曰孟子賓師也其
無官守則固然而陳善閉邪賓師之任則獨不可謂
言責耶畢竟去齊由其言之不用則又豈不是不得
其言而去耶考其終則進退似與蚺鼃無異而其答
公都如此者何歟賤臣對曰陳善閉邪雖是賓師之
任而孟子其時未嘗爲卿亦未嘗受祿則語默進退
本自綽綽而惟其積誠啓告以俟王之改之而王終
莫能悟則於是乎始決出晝之行言不用而去則同

也其可言之地則與蚺鼃大異進退疾徐烏可比而
同之哉又問曰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尊賢之道固當然矣而至於泄柳申詳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誠有可疑賢者以道事君
不合則去豈可藉他人而爲維持調護之計後之儉
人要結人君之左右以固其位者得不藉口於是乎
賤臣對曰繆公之待子思固出於好賢之誠而二子
之必欲畱人於繆公之側者蓋非有賢者調護之力
則恐君不察己之誠也若無二子之心則皆苟容徇
君之徒也孟子此言特言賢者去就有此二等也亦

非以二子自處也試官吳載純條問曰地利固不如
人和太王之去邠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之和可謂
至矣而猶去之者何歟太王以為不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仁者無敵於天下則雖勿去何至於害人歟
崑秀對曰太王之去邠特橫逆之來耳然而從之如
市有人和之美故能成岐山之業若曰我當無敵於
天下而不思所以避患之圖則豈聖人養人之道哉
然則太王之去非避狄也即愛人也右下篇

詩傳講義

幽風 條對

御製條問曰此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註曰冲冲鑿冰
之意也小註孔氏說又以為非貌非聲故云意字
當作如何看耶賤臣對曰夫鑿冰者語其聲則謂之
啄之丁丁可也語其貌則謂之積之栗栗亦可也而
今此冲冲云者非聲非貌而實兼乎聲與貌則意字
之釋可謂妙於形容矣試官吳載純條問曰此詩欲
使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先言蠶桑何也王氏所云
許多道理求之句語之間有可以歷指也歟崑秀對
曰衣食不可廢其一而農蠶不可分而二之故古之
四民曰士農工商而蠶為農家之事天子親耕有三

推之禮則王后親蠶有三盆之儀焉此所以率天下之農蠶也曷嘗有輕重先後之別於衣食農蠶之事哉七月一篇不過衣食二事而成王幼未之知則王氏所謂衿衣甚易玉食非難也朝夕瞽矇之誦言食而不言衣烏乎可哉此周公所以欲言稼穡而先言蠶桑也孟子以井田之制告齊梁之君必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况周公之於成王乎若夫王氏所云父子夫婦之義祭祀燕饗之節八章章十一句之內自可理會不必歷舉矣試官徐有防條問曰一歲月日無非農家有事之時則此篇起頭專以七月爲重一

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至春日載陽四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月之序乃在七月之下而一章二章三章皆以七月起頭至四章捨却七月以四月五月六月爲起頭至末段二章結之以九月及二之日者時序次第前後不一者何歟崑秀對曰七月篇好處正在錯舉月日若始乎仲春至于仲冬則此不過爲虞史述堯典之套若起乎孟春至于季冬則亦不過爲呂氏記月令之祖曷足謂之七月篇哉八章之內四時月日參參差差動盪冲融此所以爲詩而可管可絃與堯典月令之文不同者也若以某月某

日皆以爲有序則未免穿鑿傳會而爲固哉之歸矣

鹿鳴彤弓條對

御製條問曰上章則言示我周行所以求助於嘉賓而次章則言視民不怵蓋指使人取則也大抵詩義一節深於一節此章旨意及有人已淺深之殊何也賤臣對曰先王之求助於嘉賓豈止於聖學之進修君德之開發而已哉將使推以及人使民亦沾其薰陶之益也夫此詩之嘉賓既有孔昭之德音則言語動靜之間足使人頑廉薄敦而有所矜式矣然則卽此而教示者深矣嘉惠者大矣上章之示我周行要

其喻之大道也次章之示民不怵亦欲其使民不薄也視民以不怵者卽所以示我周行則曰我曰民雖有先後之別在人在已別無淺深之殊此可見望之也深故責之也切矣試官吳載純條問曰范氏說以爲禮樂不備賢者不處記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然則禮樂徒備固不足以樂嘉賓之心其所以使之樂之者在歟崑秀對曰玉帛者禮之容也鐘鼓者樂之聲也容聲不備則禮樂惡乎可見哉禮云禮云樂云樂云夫子此言有爲而言也玉帛不將而曰此禮也鐘鼓不懸而曰此樂也

則固未可也故待賢之道必有玉帛之容鐘鼓之聲
焉雖然賢者之所樂則不在乎容與聲而在乎禮樂
之本禮樂之本云何卽范氏所云將之以實求之以
誠是也 御製條問曰此日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又日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范華陽
說以爲不來在人顧在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苟
如是說不來之下但道願言之意而已此曰微我弗
顧有咎得無近於分疏之嫌耶賤臣對曰處朋友故
舊之間者只盡在我之道而已夫人情每患於遞相
責望而先施之未能是故伐木之詩人雖尋常乾餼

之微必速諸舅諸父之親慤慤之情期望之意溢於
辭表若果惠然來思莫遠具爾則固我之幸有酒而
醕無酒而酌可叙天倫之樂如或彼適有故莫我肯
顧此是在人之事非我恩意之不至也非我情志之
不通也於我何有此范氏所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者也弗顧有咎之說不可以辭害義矣試官徐有防
條問曰首章大旨以伐木丁丁興鳥鳴嚶嚶仍以鳥
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然則此章大旨當爲興而
比也而單言興者何歟崑秀對曰喬木起興江漢爲
比此漢廣章之所以爲興而比也凡言興而比者其

例如此此章則以伐木丁丁與鳥鳴嚶嚶仍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與漢廣等章其例不同所以只言興也右鹿鳴御製條問曰此言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吉甫之賢而並及其友也此章下章只言車服之盛而至末章始稱張仲孝友則吉甫之賢於何考見耶賤臣對曰六月一篇卽是專美吉甫之詩而末章稱張仲之孝友則卽此而亦可知吉甫之賢至若三章之有嚴有翼美吉甫之旣嚴且翼也五章之文武吉甫美吉甫之能文廼武也外此車服之盛旒旒之美莫非頌美而稱道者則吉甫之賢非獨於張

仲孝友一句見之矣試官徐有防條問曰冬夏不興師乃是先王大經大法而周宣之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至有六月出征之舉故首章曰六月棲棲又曰我是用急其遑遑不安無可容與可知而第二章曰于三十里第四章曰薄伐玁狁反用古人師行之制若無羣醜廓掃之意何歟崑秀對曰六月興師由於玁狁孔熾可謂急矣然日行三十里可見其不失常度也且薄伐而已者先王制夷之法如此非如後世之君以廓清漠南爲期也又問曰此曰有聞無聲與上章選徒囂囂之義何太逕庭也崑秀對曰車徒之

美不厭衆盛師中之律貴在靜肅方其選徒之時數
之者囂囂則只言車徒之衆盛也至於于征之時徒
御不驚則可見師旅之靜肅也此豈非囂囂於選徒
而無聲於于征哉試官吳載純條問曰末章雖摠叙
其事之始終豈可只以師行之不聞其聲便謂其君
子之大成也抑有可言其所以然者歟崑秀對曰有
聞無聲是治軍旅之極致非大成之君子不能也雖
然大成之君子不可但以善治軍旅論也此章之旨
蓋言大成之君子也故治軍旅之際至於有聞而無
聲也試官徐有防條問曰第五章曰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註云柴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以舉之言獲
多也第七章曰大庖不盈註云取之有道不極欲也
以此觀之前既曰獲多繼之曰不盈者何歟崑秀對
曰助我舉柴者獲禽多也而有乾豆之用焉有賓客
之用焉有澤宮之用焉故曰大庖不盈蓋獲之雖多
取之甚少是所謂不極欲也

右形引

祈父條對

御製條問曰此曰似續妣祖妣先於祖何義也賤臣
對曰妣先於祖者只叶下韻詩經此等處甚多非失
先後之序而然也如或人所云不幾近於固哉之歸

書經通考卷四
二十六一
歟試官徐有防條問曰首章先言兄弟次言妣祖又次言子女先言兄弟次言妣祖亦有深意歟崑秀對曰築此室而所與居者兄及弟也故先言兄弟兄及弟既居此室則當思所以似續之道故次言妣祖言之先後無足疑矣

書傳講義

堯典 課講〇
乙巳

上曰堯典一篇以大學工夫言之則何者爲誠意正心何者爲修身齊家何者爲治國平天下賤臣對曰大學三綱八條未必盡屬此篇而大抵克明俊德是

明明德之事也以親九族至于黎民時雍是修齊治平之事也 上曰於春於秋則曰日中宵中於夏於冬則曰日永宵短曰日曰宵曰中曰永曰短必有意義皆可歷陳之耶賤臣對曰春屬陽秋屬陰故春言日秋言宵其所謂中者不短不永晝夜平均之謂也上曰期是三百六旬六日則自可以成歲何必置閏然後歲可成耶賤臣對曰有氣盈朔虛故若不置閏則春序漸入於夏夏序漸入於秋不可以成歲矣上曰絲之方命圯族帝已決知其不可用而姑且用之竟至於績用不成者果何歟賤臣對曰方命圯族

固是絲之婞直之病而其才則可以治水矣故姑且試之矣 上曰以孟子萬章篇觀之則浚井塗廩乃是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以後事也而此篇則烝烝又不格姦之後有降二女嬪于虞之事與孟子相牴牾者何也賤臣對曰史官紀事之際適有先後而然也 上曰既曰予聞則又問如何何也賤臣對曰難慎之意也 上曰試人之術亦多方矣必以二女試之何也賤臣對曰夫婦之間正始之道所繫故觀人之道於此尤切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者也

伊訓 課講

上曰元祀是太甲卽阼之年耶抑翌年耶賤臣對曰集注以爲元年則似是卽阼之翌年矣 上曰此云百官總已已者指誰而言耶賤臣對曰總已者百官各總其己之謂也 上曰既曰布昭聖武其下卽曰代虐以寬武與寬其德懸殊然則成湯豈先武而後寬耶賤臣對曰聖武猶言神武也神武不殺乃所以爲寬也 上曰此云從諫弗弗弗固是人君之美事而只弗弗而已則不如能從諫之爲尤美此何以但稱其弗弗耶賤臣對曰弗逆人情則從諫在其中矣 上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道玄

遠降祥降殃果若是其丁寧耶賤臣對曰惠迪從逆各以類應捷於影響矣試官吳載純曰此云居上克明明之一字可盡成湯之德耶賤臣對曰此猶堯典之克明俊德明字自是聖人之極功矣試官朴祐源曰成湯之取人也似當求得衆善咸備之人而曰與人不求備其義果何如而至於檢身若不及則所謂不及者果何事耶賤臣對曰於人則不遺其一能一藝而於已則點檢省察惟恐不及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說命 課講

上曰以夢得賢此是常理之外而且夢何足信耶以高宗之聖而求賢之道付之於不足信之夢何也賤臣對曰高宗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精誠所格其夢可信矣 上曰此曰沃朕心沃之之道當如何賤臣對曰陳氏所謂漸涵浸漬若江河之潤者是也 上曰啓乃心沃朕心者何也賤臣對曰人臣格君之道先啓其心然後可沃君心故耳 上曰旣曰先王又曰高后者何也賤臣對曰先王總言商之先哲王也高后則指湯而言也試官吳載純問曰恭默思道云者何謂也卽思夢賚良弼耶賤臣對曰恭敬淵默

以思治道而慮之所孚誠之所格帝賚良弼耳試官李秉模問曰三年恭默既夢良弼則其在求賢之道固當急急芻求而必待羣臣之言然後始有芻求天下之舉者何也賤臣對曰夢其人然後審其象此史臣叙事之次序不可謂之緩於求賢也

周易講義

屯需師比條對。

御製條問曰卦辭所謂利貞勿往利建侯盖所以統言一卦而爻辭則只屬之初九一爻何也震為長子而均有建侯之象則豫卦之先建侯而後行師屯卦

之先勿往而後建侯亦何也彼以震上而此以震下而然歟抑亦建侯之象在於下畫而然歟即鹿之鹿或云當作麓字何可長之長或作不可緩之意又或以經綸分屬於雲雷二象是皆有不可曉者願聞其說賤臣對曰屯之為象隨時而濟艱建侯輔助即是一卦之旨而惟初九一爻以陽爻而居下位有剛明濟屯之象此所以初九一爻只取建侯之義也夫豫卦之先建侯而後行師者以其合震坤而成體也屯卦之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者以其有震而無坤也且震性好動有震驚百里之象而居屯之世不宜妄動

故先言勿往以戒隨時後言建侯以責濟艱兩卦之旨不難分曉恐不係於震上震下之別矣即鹿之作斃不可長之作不可緩經綸之分屬於雲雷或出於來氏清儒之說而言既穿鑿旨多隱晦如臣愚魯不敢妄加剖析矣右屯御製條問曰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宋神宗之躁動僨事皆不識需義優游躁動何必以不識需義言之耶賤臣對曰天下之理動與靜而已可動而濡忍則即小人姑息之心也宜靜而輕進則非君子時措之宜也夫需之爲卦專王須待之義或需于郊或需于泥需于沙終底于利涉大川則需

之義若是大哉如漢帝之當斷不斷終見西京之顛覆宋宗之無事喜事乃有南士之紛更者宜不免後儒之譏非孔子之可以速可以久則孰能與議於需之義哉右需御製條問曰丈人程傳則以爲衆所尊信畏服之人本義則以爲長老之稱而長老之義似尤親切蓋兵危道也非老成諳練之人鮮不敗事如周之方叔趙之廉頗漢之趙充國秦之王翦皆以老成而有功括信武賢年少之將則反是此豈非朱義之爲尤備者耶賤臣對曰程傳之以才謀德業釋丈人者只言其將帥之材也本義之以老成二字釋丈

人者蓋言其有將帥之材而兼又老於兵間諳練事
機者也夫但言才謀德業則不能兼老成而若言老
成則其有將帥之材亦可推而知此所以本義較程
傳尤爲完備而况爻中多言弟子若所謂弟子即年
少之稱而丈人之吉即與弟子之凶相對則此所以
以老成釋之者尤似有味矣師右御製條問曰比之
原筮與蒙之初筮同乎異乎中孚之初九曰有他比
之初六亦曰有他而彼則戒他向之心此則許他至
之吉何也六二之內比六四之外比貞吉則同矣而
所謂內外者指何而言耶乾之无首比之无首爻辭

則一也而吉凶不同何歟賤臣對曰蒙之筮問之人
者也不一則不專此所以筮之止於初也比之筮問
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此所以筮之不止於初而
至於原也中孚則正應在四以初應四其志不當歧
貳則戒之以他向者固其宜矣比卦則我苟比以誠
信之道則其他吉慶善事殆若影響之相從矣釋以
他至者不亦可乎六二之內比自五而言則二居於
內故謂之內比也六四之外比據四而言則五居於
外故謂之外比也雖有內外之殊而貞吉則蓋一般
矣至若乾之无首取能柔之意比之无首取无始之

意所取而言者各相不同則吉凶之判異又何足怪乎右比

履否同人條對

御製條問曰履虎尾一也或啞人或不啞人者是固由於所履之不同而先儒以為口實而合有不啞之象口虛而闕有啞人之象何者為實而何者為虛何者為合而何者為闕耶賤臣對曰履之為卦以和說而遇乾剛至艱至險語其危則暴虎而憑河也然苟能安履其素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則雖所處之甚危而不至於傷害此卦辭所以斷之以不啞人者也若

夫以卦象言之則履得兌為下卦而兌有口之象蓋二陽在下一陰居上以陰居陽才弱志剛而六三一爻正當其缺先儒之以實合虛闕明啞人不啞人之殊者蓋取乎卦象也然則初九之素履九二之履道即實也合也六三之眇視跛履即虛也闕也以所履之地而言則安危之不同如此以所遇之象而言則剛柔之不濟又如此卦辭爻辭之逕庭恐無足怪矣右履御製條問曰否之為卦內小人而外君子在下之三陰是小人之象也而程傳以在下之君子當之何也初六之拔茅本義則以為小人連類而進王氏

言齊遺和卷四
三十一
則以爲君子引類而退初六之吉亨本義則屬之小人之吉亨或說則歸之君子之吉亨何者爲是賤臣對曰否泰二卦卽是陰陽對待之卦泰則三陽在下而初九九二爲君子進而小人退之象否則三陰在下而初六六二爲小人進而君子退之象彼進則此退此長則彼消如晝夜之相仍寒暑之相代此乃否泰之相反處也然而天之生物初無賢愚君子小人之別正在於正與不正耳初六一爻以稱陰在下位過未及著易於從善故聖人於此以吉亨二字以示自新之路此所謂一念之善惡而聖狂判焉者也然

則否之初六雖是小人引進之象而亦可以變爲君子矣先儒異同之說蓋各有所指而然矣右御製條問曰先儒云六十四卦已具於伏羲之時但有其名而無其辭至文王始爲彖辭以乾字爲伏羲之文以元亨利貞爲文王之文苟如其言則履虎尾同人于野之類將如何分屬賤臣對曰先儒論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而必從王輔嗣之說者神農之時已有取諸益取諸噬嗑之事故爾然則六十四卦之名之爲伏羲之文無疑

言復遺利之象四
三十
而繫之辭者文王也履同人二卦卦名與彖辭連絡
成文與他卦之例雖有不同然若以爲伏羲之時獨
此二卦已有繫辭云則窒碍不通虎尾于野之文亦
當屬之于文王矣右同人

蠱復无妄條對

御製條問曰蠱之五爻皆言父子不及君臣而上九
一爻獨以不事王侯爲言何也蘇氏曰蠱非一日之
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此說亦有所
取歟賤臣對曰蠱之爲卦取家事爲象蓋蠱之爲言
壞也卽前人已壞之緒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蘇氏

之以世而後見釋之者蓋以此也子於父母之事皆
所當幹而至於王侯則君子時有不可事者矣上九
爲爻居最高之位處事之外而蠱之事畢矣雖有父
母之象而不可言不事父母故曰不事王侯易於義
理倫常之際必致敬謹有如是矣然蠱之一卦亦可
以叅看於家事國事上五二爻以家事言則上爲父
五爲母衆爻爲子以國事言則五爲君位下四爻爲
用事之臣上一爻爲不事之臣觀上一爻以王侯爲
言則可見君位之存矣右蠱御製條問曰雲峰胡氏
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之理也七日來復專言

一陽往來之數也又以不遠復爲入德之事敦復爲成德之事其所以統言專言之旨成德入德之序皆可指陳歟賤臣對曰復之時義大哉動靜天地之復也善惡人事之復也陽無可盡復之爲貴人孰無過改之則善盈虛消長之理豈有間於天人哉今以復之一卦叅看乎爲學之要則其曰反復其道云者統言屈伸之理而凡學問之綱領也其曰七日來復云者喜一陽之初至而卽山木之方芽也其曰不遠復云者卽改過不吝也其曰休復獨復云者進進爲善而卽格致誠正之功也至於敦復則敦厚而廣大中

庸位育之功也而已臻於成德之域矣統以言之則不越乎復之一字而分屬於爲學之序則其功效次第有如斯矣御製條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曰真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曰實理自然之謂抑有同異之可言歟所謂无妄者亦有所期望之意丘氏所謂惟其无妄是以無望胡氏所謂自然二字已兼無望之意云者果合於朱子之意耶賤臣對曰无妄二字程傳釋之以至誠朱子釋之以實理自然程傳之誠卽中庸之誠也本義之實理卽中庸真實之實也互相發明無異同之可言矣夫史記之以妄作望

其義亦通而本義中自然二字果兼無望之義若備一說則容或可也而無望之望即期望之望也非誠妄之妄也死妄之義得望字說淺得妄字義深若以無望之望專釋自然之旨恐不可以發揮朱子之本意

古无

大畜坎 條對

御製條問曰畜有受畜而自止者有畜彼而不使進者有不相畜而俱進者皆可歷指而明言歟九二之輿脫輹九三之良馬逐童牛之牯也積豕之牙也象各有義義各有取輿何以屬二馬何以屬三制初之

物奚獨童牯之為然也畜惡之要豈必積豕之可譬也宜有所以願得其詳賤臣對曰畜有二義有以育養而言之者有以畜聚而言之者有以畜止而言之者蓋以六爻之象參觀乎畜止畜聚之義則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九進則有厲知難而止者也九二處能中道以時而止者也此皆受畜而自止者也六四之防於未盛六五之禁其難制此皆畜彼而不使進者也九三以陽遇陽有志同道應之象則此乃不相畜而俱進者也其或自止或被畜或俱進者各因剛柔而成畜則彖辭之分屬

不難知矣至於輿之屬二馬之屬三豨豕之屬五童牛之屬四此皆因爻而著象覽物而取譬如大壯之羝羊觸藩等語其義例引喻皆有所據矣右大御製條問曰一陽陷於二陰之中陰之缺處有似窞穴此坎之所以為陷溺之象也然物之陷溺者固所自取而元非窞穴之罪則陷溺者當凶而陷溺之者宜無與於吉凶之故也今其卦象則却有不然初六與六三上六皆所謂陷溺之者而凶且勿用九二九五即所謂陷溺者而无咎小得何也賤臣對曰君子之遇亂世此特時之不淑何與於所遇之君子乎今坎

之二陽何異於是陰居陽中習其險陷如水之益險如穴之益陷駸駸有載胥及溺之象則君子之道消殆有甚於剥床之時矣然而九二九五兩爻或得中於重險之際或獨濟於既險之象則雖未出於坎中而為无咎小得之兆至於陰爻則六四一爻外皆迷不知復其坎益深即小人之無忌憚也其兆安得不為凶且勿用乎然則陷溺之者之為凶為勿用陷溺者之為无咎為小得可見聖人扶陽抑陰之義矣右坎

晉明夷睽條對

御製條問曰晉進也諸爻皆以進為義初二三五柔

之進也四與上剛之進也然而陰多吉而陽多厲者何也或言晉好柔而惡剛四進而非其道故為鼯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為晉其角惟五以柔明居位尊故吉无不利也晉之所以好柔而惡剛者何也雖以柔傳觀之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云者專主乎柔進而言其詳可得聞歟賤臣對曰陽剛本是能進之物而在晉之時則為過於剛而躁其進也是以四為鼯鼠之厲上為晉角之吝皆為失位貪據強進躁動者之戒以陰柔而進則其進也寬緩舒泰斯可以受福而无悔矣此所以晉之諸爻好柔而惡剛也

右晉

御製條問曰豐與明夷下體皆離而彼則云折其右肱此則曰夷于左股左右股肱之間抑有意義之可言歟渙與明夷皆云拯馬而或取九二之剛而為馬或不取九三之剛而為馬九二九三之際亦有取舍之可論歟賤臣對曰豐與明夷下卦皆離故近取諸身有右肱左股之象而明夷之六二在離之中故曰左曰股豐之九三在離之上故曰右曰肱矣明夷與渙取象拯馬者蓋以救傷濟渙皆必以陽剛之才矣初六六二俱以陰柔之爻九二九三之陽剛在前馬者陽也宜無取舍之不同而胡氏所云明夷六二之

不必假於三者未知何意右明夷御製條問曰漢上朱氏曰遇主于巷者委蛇曲折而後達也睽而欲合故如是之難白雲郭氏曰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同是遇巷則何如而言難何如而言易也賤臣對曰巷非遇主之地而委曲遇巷則可見求之之難也巷即里中之道而出門遇巷則可見遇之之易也此所以有朱郭二說之異也然二與五正應相與者而當睽垂之時有剛柔相戾之意故必待委曲相求而後可以相遇也則遇巷實非易也遇主蓋亦難矣人臣若明於此義則必有以識

君臣際會之難盡道義交合之方而不犯枉道之失能致濟睽之功矣非柔進而麗明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右睽

夫姤困革條對

御製條問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以莫夜為句則何如耶大抵上六戎也即先儒所謂被決者之誣也是故君子當夫之九二之時持之以兢惕申之以號令至于莫夜小心翼翼則設有外至之患可以無憂此所以為中正之道也蘇氏曰惕號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得中道矣其斯之謂也耶賤臣對曰可戒之

言齊通利之卷四
四十一
事莫如戎而莫夜之戎爲尤甚重門擊柝先王所以待莫夜之暴客也夫之九二以陽剛之道居中處柔憂惕號呼以自戒故雖有莫夜之戎亦不足恤也以此釋之其義甚長恐不可以惕號莫夜爲句也且夫夫之爲卦以五陽決一陰所指以爲戎者卽此上六之一陰也陽者朝也晝也陰者莫也夜也上六者一卦之終也以陰處終有莫夜之象則莫夜之戎豈非上六之陰也歟如是看之則尤不可以惕號莫夜爲句也右御製條問曰姤之九三爲臀無膚行次且夫之九四亦爲臀無膚行次且其象則同而彼居其

四此居其三何也夫之初爻則曰壯于趾姤之上爻則曰姤其角彼此首尾之倒置亦何也至若益之六二損之六五既濟之九三初九上六未濟之九四初六上九象則互發而爻則互換一如姤夫之例皆可一一歷論之歟賤臣對曰姤與夫益與損既濟與未濟皆反卦也姤之三爻卽夫之四爻故俱稱臀焉益之二爻卽損之五爻故俱稱龜焉既濟之三爻卽未濟之四爻故俱稱鬼方焉至於角趾首尾不可以倒置故夫初稱趾而姤上稱角既濟初未濟初稱尾而既濟上未濟上稱首此聖人作易謹嚴處也雖然易

也者交易變易不可以例求者故其象或同而其占略異臣何敢強為之說也右御製條問曰九四金車之象終有所不可曉者蓋程傳之意專就其阻於二而言之則車者所以載也所以行也其於阻物之象豈不遠歟第念四處澤底剛而能載水又金之所生則稱以金車者無或取比於澤之載水也耶然則澤之無水如車之無載在物則為有器而無用在人則為有德而無施此所以為困于金車也其曰有終者以其下之應我而且有潤已之意也如是說去能不穿鑿否賤臣對曰卦凡言車服器用必有其象困

之金車蓋指九二而困之內卦即坎故朱子曰疑坎有輪象按師小畜賁未濟五卦或言車輿或言輪而師未濟內卦皆坎也餘三卦皆有互卦坎以此言之坎果有輪象而大有剝大畜三卦又不必然故程傳不泥於象只取其剛載之義以金車謂指九二也今若以金生水澤載水之義指九四為金車則雖非傳義之所取而亦可以備一說矣右御製條問曰已日之已或曰當讀作戊已之已十日至庚而庚更革也自庚至已十日浹矣已日者浹日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孚浹日乃革

朱子亦嘗以是說問答而不取於本義何歟賤臣對曰已日之已讀作戊已之已或者之說蓋以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文爲例而程傳曰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其義已明更不必以淡日釋之也朱子嘗有所問答而不取於本義者亦以是夫

右革

鼎震巽 條對

御製條問曰九四之折足實由於初六之顛趾則用非其人之咎固難追於形渥之凶而彼匪才而私應由我而覆餗者獨可無咎而已乎是故先儒有言曰

初爲鼎趾顛而上焉不承乎四四故折足蓋所以深惡之而不獨九四之是咎也然以傳義考之則却似不然何歟賤臣對曰九四之折足諸家之說備矣蓋三陽爲實而四適當其盈盈不可久其勢必至於傾覆此所以有形渥之象矣凡易例九四應初六皆有損而無助大過之不撓于下解之解而拇皆是也然而初利而四凶咎在顛趾而九四當形渥之凶者誠以初在鼎下未有實也所以有出否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矣鼎既有實則有覆餗之象其時位不同故吉凶亦異程傳之旨其以是乎

右鼎

御製條問曰震

驚百里之喪七鬯程傳則通言處震之道本義則主長子而言未知孰是歟大抵震卦之義長子爲重故正體於上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威足以震驚百里也德可以奉承宗廟也然則不喪七鬯蓋亦言其守而不失之意耳豈必如程傳所云歟賤臣對曰震有長子之象而七鬯二字屬長子故本義則全以長子釋之程傳則卦才無取故統言處震之道註疏則又以撫軍監國等語以明不喪之義然則本義與註疏說同而程傳之旨則判然不侔矣二說同異臣未適從而但以下文可以守宗廟社稷之句觀之則震卦之

當屬長子尤明的本義說似尤備矣

右震

御製條問

曰巽之先庚後庚與蠱之先甲後甲其義同歟異歟以二卦相比而言之則巽之九五乃蠱之六五之變甲者十干之首庚者十干之過甲彼則取義於辛丁此則取義於丁癸先後則同而所取之干不同何也或云飭之使復興起行之使適變通或云慎始而圖其幾思終而考其成其所以變通終始之義亦可詳言之歟賤臣對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無初有終槩巽之九五卽蠱之六五之變者也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

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而其先後三日之義未嘗不同可見聖人謹終始之意矣

右

允渙節中孚小過未濟

條對

御製條問曰來之德之釋和兌以中庸發皆中節之和擬之徐進齋之說商兌以天理人慾公私之界限言之或者又以爲來兌者物感我而來孟子所謂蔽於物者也引兌者物引我而去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者也是數說者各有發明於四爻之義而第未知果不違於中庸孟子之旨耶賤臣對曰兌之爲卦和也說也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下位有和順

積中之象故來氏以中庸之和釋之九四處乎三五之間截然有限介然有守防限甚嚴故徐氏以天理人慾之分釋之此皆雖未盡合乎中庸孟子之本旨而和兌之和與中節之和其出於性情而無形氣之私則一也至於物感我而來物引我而去者始於來終於引而即所謂感於物而動者則遏慾存理之訓可謂表裏矣

右

御製條問曰朱子謂老蘇渙之六四

之解雖程傳有所不及且言其天資高又善爲文章故能如此然朱子嘗云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之說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有若累世

壽齋遺稿卷四
四十一
相譬底人云云而獨深取於此解何也蓋老泉易說不但渙羣之解爲妙絕如形容風水相遇之義得象傳言外之旨直令人目眩此等處得失利病皆可詳言歟賤臣對曰老蘇嘗喜讀易焚香默玩者十許年其文章之變化屈伸多從義易中出來則必於六十四卦之旨有悟契而心通者矣然至妙而至微者易也雖以程朱之大賢猶不能無異同得失之差况老泉乎其諸卦曉解之利病臣無考據今不敢一一指陳而此卦渙羣之解深得乎象傳所無之旨則宜朱子之稱而許之也豈以不能於彼而不取其能於此

耶右御製條問曰古語云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節卦之義雖在於限止而亦貴於通行不節之差固無論已苦節之貞亦奚尚乎此所以安節甘節之獨稱亨吉而安之與甘較是孰重歟甘是對苦而言在五味則中和也在五行則稼穡也是故有流行不滯底意譬之止者爲澤鹵而其味卽鹹流者爲山泉而其味卽甘也五居坎中而爲節之主則彖所謂中正而通者亦此之謂也歟賤臣對曰節有亨道以其能止而能行也若能止而不能行則便爲苦節矣夫苦節之貞居節之極卦才雖無可尚禮奢寧儉以此修

身則可得無悔故猶勝於不節之差矣六四之安節九五之甘節俱爲亨吉之象而安與勉相對非勉強爲節甘與苦相對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九五一爻以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程傳引彖傳中正之說以釋此爻豈非有取乎於水澤之義者耶右節御製條問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氏曰二五同德而相應分則君臣情則父子此則以子和爲指九五也或云易例凡言童言子者皆初之象此則指初九而言也以子屬五誠爲未安而傳義之亦用此意何也且鶴之鳴不曰聲聞于天

而但云其子和之雞之音也乃反登于天曾謂中孚之世而有是象乎或曰君子之實德實行不務於遠而修於邇聲聞過情君子耻之繫辭之兩言邇者爲鶴也上九之言貞凶爲翰音也斯言最爲近之未知如何賤臣對曰易例二與五每相應以此卦論則九二剛中有實德者也誠則必動感而遂通故有鳴鶴子和之象然則九二當爲鳴鶴九五當爲子和此乃程傳之義也然五是君初有子象如小子有子考无咎童觀小子厲之類是也謂之九二之同德則可也而便屬於鳴鶴之子則誠有所未安者故張氏以

言齊遺和卷四
四十一
爲其子和之謂初者近是又曰陽鳥謂九也在陰謂
二也鶴鳴而感指二而言孚和而應指五而言二五
以誠實相孚故其象如此此言最精切矣右中御
製條問曰小過一卦最爲難曉所謂飛鳥之象蓋以
中間二畫爲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是則然矣既曰
飛鳥又云在穴飛者指何穴者指何且其不宜上宜
下大吉豈不以上逆而下順也耶然則上六網羅之
離固其宜也初居順下之勢而反凶何也賤臣對曰
小過之次乎中孚者以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
之象而鳥出乎卵故也大抵小過爲象以四陰而函

二陽上逆下順宜下而不宜上故卦辭以可小事不
可大事戒之然則自初六而至上六卽迅飛之鳥也
六五之兩陰相遇卽在穴之鳥也其或飛而或穴俱
未免失時矣上六以陰柔之資居震動之體固宜有
鴻雁之苦而初六之躁疾妄動失宜下之義亦安得
無咎耶右小御製條問曰既濟則初吉終亂未濟
則初亂終吉既濟之爻辭少吉未濟之爻辭多吉先
儒又言既濟自泰而趨否未濟自否而趨泰然處得
其道則既濟而可泰處失其宜則未濟而亦否豈必
彼有必否之理此有必泰之幾也耶上經之終以坎

離下經之終以既濟未濟諸家之論詳矣而泰同契亦以坎離為二用既未終晦爽果有符於易中之妙旨乎賤臣對曰以卦體言之既濟則有出明而之險之象未濟則有出險而之明之象濟於始或亂於終亂於始或濟於終此固物理之自然也上經終以坎離而下經亦以既濟未濟終之者以兩卦各以坎離為上下也終始妙旨先儒已備論如臣謏學不敢容喙矣

右未濟

繫辭上下傳 條對

御製條問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本義與程子

皆以無心有心釋之而上章言樂天知命故不憂論語曰仁者不憂以此言之則宜其聖人之無憂而此獨言不能無憂者何歟賤臣對曰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此非所謂聖人之憂者耶夫惟天為大惟聖人則之天與聖人一也然而考其神妙運行之跡差有無為有心之別何則天道不言而四時成洋洋乎發育萬物而未見其聲臭之可尋功用之可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物各付物默運神機而天之道於斯至矣聖人則雖如孔子之生知安行畢竟是有心做去故自不能無憂其所

謂憂者非憂心忡忡之憂也不得如上天之無為故耳是故程子以有心無心釋憂字夫上章之樂天知命故不憂論語之仁者不憂云者此單言聖人之無憂也此章之獨言不能無憂者兼言天與聖人之同異也以此究之則經旨可下

右上傳 御製條問曰吉凶言生悔吝言著者蓋取其在事在心之異而悔之著為吉吝之著為凶則是吉凶生於悔吝而此却言吉凶生而悔吝著者何歟賤臣對曰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則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

悔吝著而為吉凶易之道不過吉凶悔吝四字而已孔子於此章論吉凶悔吝之理者欲人之知有悔吉而不至於吝凶耳又問曰陽卦宜其多陽陰卦宜其多陰而二耦一奇必以奇為主二奇一耦必以耦為主者何歟其德行是指陰陽之德行而必曰德行者亦何歟賤臣對曰謹按集說曰少者多之所宗一者眾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陰陽奇耦之多少先儒已備言之矣下章之德行雖指陰陽之德行而陰陽有君民之象則亦可參以人事故不曰陰陽而曰德行者此也

右下傳

壽齋遺稿卷之四



